



# 采石话源

▲李子龙▼

江苏古籍出版社

# 序

郁 贤 品

我和李子龙同志是在1986年6月相识的。那时他主持李白纪念馆才半年，为了熟悉业务，他到南京来找我了解李白的生平事迹。不久，受马鞍山市领导的委托，他又来南京邀我到马鞍山市作一次关于李白的学术报告。此后，为扩建李白纪念馆、筹备成立李白学会、召开李白学术讨论会等等，我们就经常会面交谈。子龙同志对工作认真负责，对业务刻苦钻研，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几年来他对李白的诗文和生平、交游都作了不断的探索，在《李白学刊》、《唐代文学研究》等刊物上发表过有一定学术质量的论文。对于采石胜迹的历史，他也作了深入的调查研究，曾和马鞍山市政协主席张成德同志一起主编了《采石矶揽胜》（1989年江苏科技出版社出版）一书。如今，他又把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结集为《采石话源》一书出版，正反映了子龙同志对业务的钻研取得了更为可喜的成绩。

书名称《采石话源》，顾名思义，就是谈论采石胜迹的来历。采石矶是江南重要名胜，书中有

《采石作为旅游之地始于何时》一文，向人们昭示了盛唐时代采石已成为全国的旅游胜地，宋以后更为兴盛，那时的骚人墨客到江南都要登临采石矶，饱览江山美景。《一条可开发的江上游览线》一文，又预展了未来将开辟以采石为中心、顺流下慈姥山、溯流上天门山的江上旅游线，可使游客享受诗情画意之美。凡到采石矶游览的人，在揽胜的同时，都想知道各个胜景的历史，以增广知识。作为采石矶的导游书，本书对采石矶各个景点的历史及其演变的介绍是非常全面和完整的。然而，本书决不仅仅限于起导游的作用，而是对传说中和文献记载中关于采石胜迹的错误缺漏之处也都作了辨正和补充，可使人们在游览采石时得到正确的知识。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与一般导游书不同，它具有科学价值。书中对牛渚、采石地名的由来和演变，采石的地域，牛渚山、牛渚古津渡的起源，采石镇的创建等等都作了深入研讨和考证。《采石虽小，七十二庙寻迹》一文，对采石周围的寺庙庵堂殿观宫阁洞作了全面考查。《用于祭祀和教学的两座虞公祠》考证祠的建毁和重建经过以及清代出现两祠的原因。《三元洞本末谈》考证三元洞的来历，力辟民间传说之误。《喻成龙与三元洞》则考出喻成龙仅于采石建妙远阁，与三元洞毫无关系，纠正了《采石矶风景名胜小志》的谬说。彭玉麟在采石留有不少遗迹，梅花碑即其中之一，前人认为碑上梅花乃隐喻他与王竹宾的爱情。《彭玉麟与梅花碑本

事考》力辨此说之非，认为画梅刻碑乃登楼怀友的即兴之作，与爱情无关。可贵的是，子龙同志在考证上述事迹时，并不局限于明清方志的记载，而是从各种典籍中，诸如《史记》、两《唐书》、《通鉴》等史书，《异苑》、《侯鲭录》等笔记，《水经注》、《元和郡县志》等地理书，《太平御览》等类书，以及历代文人的诗文作品中广泛地搜集资料，进行排比考证，去伪存真，因而得出的结论比较切实可靠。更值得注意的是，子龙同志在考证过程中，还进行实地调查，倾听老年人的见闻介绍。如《采石曾有两浮屠》考证南唐、南宋两座古塔的建、修、毁的年代，其中就有老年人亲眼目睹的调查作为根据，因此结论坚实可信。不少篇章还利用了自然科学各学科的研究成果作为根据，如《石香炉是采石山石琢成的吗》一文，运用地质学的研究成果，考明采石矶不产五色石，并由宋代《太平图经》记载“岁输五色石”提出石香炉可能是从转运的石料中挑选出来的新说；《翠螺山的植物和动物》全面介绍采石的各种花草树木和禽鸟虫兽，运用植物学、动物学的研究成果予以分类，俨然是自然博物馆的科学论述；《采石矶的气候》一文，则运用气象学和地理学的研究成果，考明“牛渚春潮”形成的原因，进而在《牛渚春潮安在哉》一文中考明李白《横江词》所描写的就是“牛渚春潮”，并从历代诗人对牛渚潮水的描写比较，说明后来因长江入海口外移和中流沙洲的不断出现，不再出现

海潮倒灌的特有浪势，“牛渚春潮”才消失。这些考证和结论都有科学根据，所以令人信服，对采石景点的介绍也更加符合历史真实。

采石是唐代大诗人李白最向往之地，一生中多次来此游赏并留下不少诗篇，还留有李白坟、太白楼。如今李白纪念馆、中国李白学会秘书处及学刊编辑部都设在这里。《采石话源》自然离不开李白。书中有很多篇章是考辨纪念李白的各种建筑物修建的年代和演变。如《采石太白楼建年考辨》一文，从唐至明初的诗文中考明其时尚无谪仙楼，并从周忱《清风亭记》证实明嘉靖十年《太平府志》称谪仙楼建于正统五年，至康熙初重建时周亮工书额始易名为“太白楼”，订正了清代方志称太白楼“始建于唐，复建于明”的错误说法。《李白祠太白楼历代修建概述》、《李白祠与太白楼合璧之经过》二文，从历代诗文和方志记载中索隐探微，叙述了从北宋迄今共修建16次的具体情况以及历史演变。《象征李杜友谊的暮云亭》一文，指出亭名出典是杜甫《春日忆李白》诗中的“江东日暮云”诗句，并考出建亭时间为南宋绍定三年春，还叙述了此亭建造后的演变史。《李白像与太白楼壁画》介绍采石和青山的两座李白墓、两组纪念李白的建筑群以及两地的三尊李白塑像和四幅壁画，可使读者增长艺术知识。《捉月台不在采石矶上》和《联璧台与李白无关》二文，根据古籍和方志记载，考明了捉月亭建造的年代和原来的地址，指出古代只有李白在舟

中落水捉月而死的传说，未有在联璧台跳水舍身的记载；并进而考出联璧台的来历。类似这样的考辨，书中比比皆是，既订正传说之误，又说得合情合理，可谓细致入微。

必须指出，书中有不少篇章联系采石和皖南的实际来考订李白的诗篇，提出了一些与学术界传统说法不同的见解。如李白写有《赠黄山胡公求白鹇》一诗，前人多认为题中“黄山”指徽州（今安徽黄山市）黄山，《翠螺山的白鹇与李白以诗换白鹇》一文指出，皖南有徽州、当涂、秋浦（今贵池）三黄山，李白《秋浦歌》中曾写到白鹇，近年采石翠螺山树林中也发现白鹇，说明秋浦黄山和当涂黄山都有白鹇，李白诗中的黄山未必指徽州黄山，从而打破了旧说。李白的《横江词六首》，清王琦以和州横江浦注释“横江”一词，于是引起后人种种误解，以为李白乃从和州横江浦欲渡江东下。《横江与横江馆》一文，从《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等典籍的记载，证明横江即指当涂这一段南北向的长江，考明李白诗中的横江馆即后来的采石驿，从李白诗中“横江馆前津吏迎”句说明李白乃从采石欲渡江西去，订正了前人的误解。《“饮中八仙”聚会醉月斋》一文，谈到历来学术界对杜甫《饮中八仙歌》的理解和争论，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大鹏咏叹词》分析了李白一生以大鹏自喻的原因，对《上李邕》一诗的写作年代也提出了新的看法。《李白纪念馆中的汪伦家谱》，介绍了两

种汪氏家谱的发现经过及其内容，对李白《赠汪伦》和《过汪氏别业二首》等诗提出了精辟见解，打破了前人认为汪伦乃一村民的传统说法。《李白之死的两种说法》介绍了历代关于李白“病死”和“溺死”二说后，从唐宋诗人的作品分析当涂青山李白墓和采石李白墓的情况，联系两《唐书·李白传》的记载，提出了新的说法。所有这些，都是发前人之未发的新见解，具有学术价值，足可供学术界同人参考。

采石是历史上的军事要地，这里曾发生过许多惊心动魄的战争和可歌可泣的历史事件，也存有不少遗迹。《采石战争知多少》、《自古采石，兵家必争》二文，介绍了历史上20次重大战事，并以此为根据，分析了采石矶的地理形势，考察采石盛衰演变的原因。《孙吴与牛渚》一文，根据历史记载，分析了孙吴将牛渚作为重要战略基地的原因，叙述了孙吴时代在采石的种种军事活动，得出了孙吴“兴在牛渚，败亦在牛渚”的结论，可以说是一篇中肯的史论。《李璘及其“后人”与采石》介绍南唐开国君主李昪的事迹，以及李璘和南唐三位君主在采石的军事行动，并实事求是地阐述了南唐对江南经济文化发展所起的作用；《长江第一桥在采石》一文，不仅详细介绍了樊若水架设浮桥、使宋太祖顺利灭南唐的经过，而且还分析了历史上对樊若水功过评价不同的原因，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不可忽视的宝积山》则生动地介绍了南宋虞允文和明初

常遇春在采石建立功勋的事迹。所有这些历史事件的介绍和叙述，子龙同志都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出发，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给予了较为公允的评价。这对读者也具有一定的启发作用。

本书还介绍了不少与采石有关的生动有趣的传说故事。《采石又名“中元水府”》叙温太真燃犀本已有神话色彩，后来由此演变为水神的传说，以至历代统治者封此处之水为王为神，而这“水府定江之神”居然有许多显灵的故事，真是妙趣横生。三国时刘备往东吴招亲是根据《通鉴》“〔孙〕权以妹妻〔刘〕备”的记载发展而来，方志记载采石有孙夫人的行宫，后人于此有“水母庙”供其像。《孙夫人也是采石的水神》一文，考出三元洞中的“石矶娘娘”塑像就是刘备在东吴招亲的孙夫人，这一定会引起读者和游客的兴趣。《关于行吟桥的传说》叙述清初太白楼曾有声音与举子联句，大概是李白显灵吧，这有点象《聊斋》的文字了。《朱元璋采石轶事四则》叙述这位农民起义领袖在采石的民间故事，内容引人入胜，文字也幽默风趣。

总之，《采石话源》是一本内容丰富、文字生动的读物，它是游览采石增广知识的导游书，也是子龙同志几年来潜心钻研的学术研究和科学研究成果。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十四日于南京陶谷新村

# 目 录

序.....	郁贤皓 ( 1 )
牛渚、采石地名的由来和演变.....	( 1 )
“采石”地域到底有多大.....	( 3 )
“石香炉”是采石山石琢成的吗.....	( 5 )
牛渚古津渡口起源于何时.....	( 7 )
牛渚山起源浅说.....	( 8 )
民居采石镇始于唐朝吗.....	( 11 )
采石山为什么又叫翠螺山.....	( 13 )
翠螺山的植物与动物.....	( 15 )
翠螺山的白鹇与李白以诗换白鹇.....	( 18 )
采石矶的气候.....	( 20 )
“牛渚春潮”安在哉.....	( 22 )
采石矶的天然溶洞.....	( 26 )
李白之墓的两种说法.....	( 28 )
采石太白楼建年考辨.....	( 31 )
李白祠与太白楼合璧之经过.....	( 38 )
李白祠太白楼历代修建概述.....	( 41 )

横江与横江馆	( 44 )
联璧台与李白无关	( 47 )
捉月台不在采石矶上	( 49 )
关于行吟桥的传说	( 51 )
象征李杜友谊的暮云亭	( 53 )
采石怎么会有城隍庙	( 56 )
此地两座望夫山	( 59 )
长江第一桥在采石	( 61 )
不可忽视的宝积山	( 66 )
采石曾有两浮屠	( 69 )
用于祭祀和教学的两座虞公祠	( 70 )
“三公祠”祭祀哪三人	( 74 )
蛾眉亭名称形成趣谈	( 78 )
翠螺山巅的三台阁	( 81 )
“怀谢”、“问月”亭名得失谈	( 84 )
采石又名“中元水府”	( 86 )
广济寺是中国最早的佛寺之一	( 90 )
承天观是采石最大的道观	( 93 )
孙夫人也是采石的水神	( 95 )
三元洞本末谈	( 96 )
喻成龙与三元洞	( 100 )
张王庙与张巡	( 102 )
“采石虽小，七十二庙”寻迹	( 106 )
自古采石·兵家必争	( 114 )

采石战争知多少	( 116 )	
孙吴与牛渚	( 120 )	
魏朗沉江牛渚矶		( 125 )
李白几泊采石矶	( 128 )	
李白之死的两种说法	( 131 )	
“李白后身”郭祥正	( 134 )	
李璘及其“后人”与采石	( 137 )	
陈友谅在采石矶登基	( 139 )	
朱元璋采石轶事四则	( 142 )	
彭玉麟与梅花碑本事考	( 144 )	
一篇名为《采石矶》的小说	( 151 )	
沈从文关心李白塑像的创作	( 155 )	
范曾与采石矶之缘	( 158 )	
采石作为旅游之地始于何时	( 161 )	
一条可开发的江上游览线	( 163 )	
李白像与太白楼壁画	( 166 )	
“饮中八仙”聚会醉月斋	( 169 )	
大鹏咏叹调	( 173 )	
李白纪念馆中的汪伦家谱	( 176 )	
为什		
·		

## 牛渚、采石地名的由来和演变

牛渚、采石之名，考诸史籍，大体以唐为界。唐以前称牛渚，唐以后称采石。《史记》称秦始皇濒“海渚”，说明牛渚之名未定。《太平御览》卷九〇〇袁乔《江赋注》云：“吴时有钱约钓于牛渚，获一金锁，引之则金牛泛然而去。约惧而舍。因以为名。”而东汉袁康《越绝书》已称为“牛渚”，《续汉书·郡国志》秣陵县下亦云：“南有牛渚”，说明“牛渚”之名始于吴越春秋时期，经历秦汉，东汉方约定成俗，故不为司马迁所取。

“采石”之名，始见于六朝宋人刘叔敬所撰《异苑》一书。不过此名当时并未被公认，故唐元和以前世人仍多称之为牛渚。唐贞观初，置“采石戍”。乾元二年（759年），置“采石军”。皆为兵戍名称。元和十三年（818年）白居易在所作《李白墓》诗中始以“采石”为地名。这以后所撰的正史，也正式以地名“采石”代“牛渚”。

关于“采石”一名的由来，说法不一。比较传统的说法是《太平御览·地部》所引《江源记》：“采石浮梁山下多铁锤，水落则出，有‘赤乌’字。盖昔人采五色石于此，因名山曰‘采石’。”“赤

乌”为三国时东吴年号，自238年至250年，计13年。是否在此采过五色石可另当别论，但在此开采过岩石则是可以肯定的，现临江崖壁上仍可找到采石的痕迹，即可证明。因长期在此开采岩石，遂名其地为“采石”。这是一说。另宋人刘子澄《太平图经》云：“岁输五色石，《唐书》作‘采石’。”刘子澄以为“采石”之名始于《唐书》，显然不确。但他认为“采石”之名，系“岁输五色石”而起，也不无道理。因牛渚向为古津渡口，其作为石料的转运埠或集散地是完全可能的。《大清一统志》云：“商旅于此取石至都，输造石渚。”因长期在此采集石料，遂名其地为“采石”，这又是一说。此二说，一以山产石而得名，一以港运石而得名，也有可能是两者兼得。这些记载给了我们一个启示，即：南京清凉山古石头城，原为楚城，东吴孙权重筑（孙权自黄龙元年由武昌还都石头城，赤乌年间可能续筑），东晋加固；到了六朝，因江流紫迫山麓，又必筑固，遂成为建康重镇。这历朝筑城加固所用之石，抑或即《大清一统志》所说“于此（采石）取石至都，输造石渚”之事。由此可见，这闻名中外的石头城，与采石还有着一些“渊源关系”。

## “采石”地域到底有多大

有人问：“现在冠以‘采石’之名的有三地，一是采石矶风景区，一是采石街道，一是雨山乡采石行政村，这是怎么回事？”这是一个涉及“采石”地域概念的问题。

采石原名牛渚。原来意义的“牛渚”有多大？《尔雅·释水》云：“水中可居者曰洲，小洲曰渚。”《诗·召南·江有汜》云：“江有渚。”“牛渚”，原只指江中的小洲。后因洲上有山而名“牛渚山”（又名“牛渚圻”），又因洲之西南临江处皆巨岩而称“牛渚岩”或“牛渚矶”。这些，皆在现采石矶风景区内。它东起锁犀河，西达大江，界定面积约80公顷。这即是本来意义的“牛渚”，也即六朝《异苑》一书所说的“采石矶”。

汉《水经》和魏《水经注》记载，这里曾设过“牛渚县”。此说目前史学界尚未予以承认。理由之一，即是司马迁称为“海渚”而未称“牛渚”。然而无论“牛渚县”是否存在，历代史籍中的“牛渚”要比本来意义上的“牛渚”大得多。如汉献帝兴平二年（195年），刘繇部下张英屯兵于此，史称“牛渚营”，后被孙策击破，从战争场面看，决非在仅80公顷的牛渚山上，而是在牛渚山东部的大片

平畴地带。又如东晋咸和三年（328年），苏峻、祖约反，为占牛渚，先遣军击司马流于慈湖峡，然后才率兵2万由和县横江“登牛渚，军于陵口”。胡三省《通鉴注》：陵口在牛渚矶西北滨江处。这说明陵口是“牛渚”的一部分。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云：“采石戍，在（当涂）县西北三十五里。西接乌江，北连建业。城在牛渚山上，与和州横江渡相对。隋师伐陈，贺若弼从此渡。隋平陈置（赭圻）镇。贞观初改镇为戍。”所说甚为明白，说明贞观初采石戍所镇地段至少南自牛渚山，北达建业界（约今与江宁县交界处）。又按乾隆本《当涂县志》：慈姥矶“北接江宁壤”。要之，“采石”代“牛渚”之名后的界定范围，仍不限于牛渚山，而是包括现今马鞍山市沿江一带的大片土地。弄清这点，对于我们分析采石战史中的地理形胜，十分有益。如：唐肃宗乾元二年置“采石军”，所镇范围自然不会小于采石戍。又如北宋曹彬攻南唐，先击南唐守军2万人于“采石”，然后再攻金陵。这南唐2万大军显然是不可能集中于80公顷的采石矶内的，必然分布于三大津口的广袤之地。又如陈友谅占“采石”后，率水军攻应天府（南京），大败而逃，朱元璋部穷追不舍，但陈友谅逃至慈湖登岸后又安然生还采石矶。说明慈湖至采石矶皆为陈占有，途中有他的兵戍。再如清末太平天国军为守天京，在这里与清兵进行了长达10年的拉锯战。其战场并不全在采石矶。史籍中有“采石”与“采石矶”之

分，自采石矶往下至慈湖的一段江面，皆称之为“采石江面”。

以上说明，“采石矶”与“采石”在地域上有着大小之分，概念上有不同的区别。要之，“采石矶”即最初意义的牛渚（江中之渚），与“牛渚矶”、“牛渚山”、“牛渚圻”、“牛渚岩”、“翠螺山”为同一概念。“采石”即后来意义的“牛渚”，多用于兵戍之名，在地理防御概念上几乎可与今日的马鞍山市等量齐观。从这个意义上说，“采石”的历史，也就是马鞍山市的古代文明史。

## “石香炉”是采石山石琢成的吗

李白纪念馆陈列的石香炉，闻名遐迩。关于它的来历，地方志收入传说，系三国时僧人从赤乌井中掘得五彩石琢成。这涉及到采石山是否产“五色石”的问题。

史书记载采石产五色石。《太平御览·地部》引《江源记》云：“采石浮梁山下多铁锤，水落则见，有‘赤乌’字。盖昔人采‘五色石’于此，因名山曰‘采石’。”这一说法影响极大，明以后地方志将它引为采石曾产五彩石并由此得名的权威性依据，因为它是“御览”史料，颇有神圣感。其

实，这条资料是大可商兑的。

首先，“采石浮梁山”究竟在何处？查稽史料，长江东岸有采石（牛渚）、东梁山，西岸有西采石、西梁山，而没有“浮梁山”；同时，东、西梁山与采石（牛渚）在地名上是并列的，不存在从属关系，即使有的史籍称采石实际上包含了自采石矶至慈湖峡的地域，也不包含西梁山。第二、“浮梁山下多铁锤”，不一定即是采五色石，采其它岩石也有可能。值得一提的是，隋开皇九年（589年），在这里设“赭圻镇”。“圻”为曲岸，“赭”为赤褐色，似依江岸石色命名之镇。因此，“采石”即“采石”，而决非“彩石”。

为了进一步弄清采石是否产五色石的问题，我们于1985年5月特请安徽省三二二地质队水文工程队，对采石矶进行了地质考察。经实地踏勘及原存地质资料分析，他们的结论是：“此地岩性出露单一，仅见侏罗系砂岩及第四系粘土，构造形态明显”，“第四系中缺失下更新统（Q<sub>1</sub>）及中更新统（Q<sub>2</sub>）地层。故不可能存在所谓的‘五色石’。”既然采石矶不产五色石，石香炉自然不是采石山石琢成。

那么石香炉到底怎么来的。清代诗人石韫玉有《采石矶游记》一篇，载《独学庐初稿》卷二。其中写道：“土人云：昔有渔人于江渚，忽睹五色石浮水上，取而琢成炉”。是说其石料由江水冲流而来。宋人刘子澄《太平图经》云：“岁输五色石”。是说有可能从牛渚古津渡口转运的石料中挑选获